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成果

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梁锡江◎著

神秘与虚无

——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
价值现象学阐释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 XKXDY09LXJ) 的赞助, 在此深表感谢。

神秘与虚无

——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 价值现象学阐释

梁锡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
梁锡江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 - 7 - 5601 - 6643 - 8

I . ①神… II . ①梁… III . ①布洛赫(1885 ~ 1977)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 ①I52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711 号

书 名：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
作 者：梁锡江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子贵 刘明明

封面设计：三鼎甲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地印刷厂 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张：7.5 字数：220 千字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01 - 6643 - 8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序 一

日前上课，开场读报一篇。文章虽为书评，但篇首即批评当下学术气候，说那些著作“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但“多数了无新意”，而是“千人一面，重复遍抄”。显然是针砭世风之论。

梁锡江博士的这部论著断然不在此列。可圈之点，至少有二：一为选题，二是方法。先说选题。手头有《现代德语文学研究导论》^①，其中谈到 19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初德语小说的发展。先提社会巨变之下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急速发展，未及代表作家。再说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市民社会愈加堕落，现实主义小说崭露头角。举例名家有：冯塔纳、拉伯、海因里希·曼、托马斯·曼、雅各布·瓦塞尔曼、赫尔曼·布洛赫等六位。前五位，在中国多少有译介。而梁锡江所选对象，恰是虽享盛名、但在汉语语境内几无踪迹的赫尔曼·布洛赫。这是选题之新。下谈方法。虽然主要讨论小说《维吉尔之死》，但梁锡江未守常规，撇开人物塑造或形式构筑，深入作家的“精神意向结构”，换言之，从布洛赫的哲学观念

^① Dieter Gutzzen, Norbert Oellers, Jürgen H. Petersen: 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Erich Schmidt Verlag, Berlin 1976.

出发，借助现象学理论探讨其小说的内在意蕴。这是方法之新。而这个切入点，建立在布洛赫是“一个误入文学这条歧路的哲学家”的基础上。表明作者已窥布洛赫作品命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梁锡江有意识地将他的论文写作，当成与布洛赫及其作品的精神对话，而且明白，对话客体只是在对话主体的诘问过程中才会彰明自身。

《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现象学、神学阐释》是梁锡江的博士论文题目。记得初见此题，颇感震动。且不说布洛赫尽管常被归入现实主义作家行列，一如上及《导论》，但他擅长抽象思辨，其著作往往深邃难解；还因为其作品汉译缺失，中文资料贫乏。因此，该论文的撰写，带出不少附加的翻译工作。但梁锡江不仅按时成文，而且成绩不俗：论文连续获奖，颇受同行好评。

梁锡江出生东北，在那里上学，之后辞亲远游，只身在京，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后，没折回家乡，却继续南下，来沪读成博士。其通脱不羁的鸿鹄之志，彰明较著。他本来就天资聪颖，加之在京沪两地接受不同风格的教育，兼具北方人豪爽通达和南方人细腻温润的特点。而留学德国的经历，为他学术研究再添助力。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任教，我们也就从师生变为同事，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继续合作，共续前谊。

布洛赫的文学创作有主题先行的倾向。梁著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从主题思想出发，挖掘《维吉尔之死》的微言大义。而且，正是这样的论述方式，让他能在德国思想史上纵横驰骋，旁征博引：从卢卡契到埃克哈特，从海德格尔到尼采，从斯宾格勒到舍勒，从马丁·布伯到魏格宁。如此视野见识，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使人感奋。

写此序时，数年前初读此作时的一个想法，再现脑海。《维吉尔之死》不管怎样是小说。倘若避开其繁复的哲思，从结构到语言，从形象塑造和审美趣味等角度探究此作，来部续编，那会怎样？对梁锡江来说，这可能是个得陇望蜀的要求。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是《维吉尔之死》开头对那个“雍容华贵”、也承载维吉尔的舰队的描述：船上是达官贵人“如狼、如狐狸、如猫、如鹦鹉、如马、如鲨鱼”地享乐，“在下面，在下面的昏暗中，一大群戴着枷锁的摇桨奴隶在辛苦地劳作，一下接着一下……”（梁锡江译文）如此文字，让人想起布洛赫的奥地利同胞、年长他 12 岁的霍夫曼斯塔尔，其诗《许多人自然……》中有如下场景：“许多人自然必须死亡，在沉重的船桨摇动的地方，另一些人居住在上面船舵之旁，他们知道鸟的飞翔、星的家乡。”（陈铨译文）浩淼大海，古罗马舰船，贵族或作家，摇桨的奴隶。同样的母题，类似的景象。两个作家都以此控诉社会不公和奴役制度？容或他们在讨论艺术的本质或者对其正当性提出质疑？

虽应命为序，但也想借此表达我对此著的敬佩，以及对梁锡江博士加盟上外德语专业、共襄教业的感谢。

卫茂平①

2010 年 11 月于上海

① 卫茂平，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德语专业指导分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序 二

数次有幸拜读我国德语文学研究后起之秀梁锡江的研究专著《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的确有爱不释手之感，因为从奥地利文学成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的主体话语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期待着能够有这样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也许出于笔者对奥地利文学的偏爱。

奥地利文学本属于德语文学的一部分，但不是德国文学的分支或附属物。长久以来，由于这两个国家共有一种语言的缘故，奥地利文学几乎始终被分解于德国文学的主线上。直到今天，只要一说起奥地利文学，学界依然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实际上，奥地利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延续和发展的。虽然它与德国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但它毕竟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内涵和发展趋势，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上，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是如此。特别从 19 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维也纳现代派的兴起，奥地利文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独领风骚的时代人物，开创了德语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对欧洲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可以说，从 19 世纪末起，奥地利文学开始迸发出一种前

前所未有的辐射力，真正进入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时期，广泛赢得了世界声誉。无论是维也纳现代派的“心理艺术”，还是卡夫卡对现代人性分裂的表现；无论是穆齐尔和布洛赫在价值崩溃中非理性的艺术幻想，还是罗特和茨威格怀旧感伤的悲观；无论是战后陌生化的诗歌表现，还是“维也纳文学社”和“格拉茨文学社”的语言批判艺术；无论是传统与创新兼并的汉德克和巴赫曼，还是天马行空的贝恩哈德和独来独往的耶林奈克，这一切都体现了奥地利文学所特有的传统、价值和风格，值得研究，值得借鉴。

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是奥地利文学发展中一朵璀璨的奇葩，与穆齐尔共同奠定了两战时期奥地利小说在德语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地位。作为小说家和文化理论家，布洛赫在思想上受到尼采、叔本华和奥地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魏宁格的影响，在创作上借鉴了乔伊斯、卡夫卡和超现实主义风格。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欧洲和美国形成了研究布洛赫的热潮，至今经久不衰。而在我国，这个名字似乎依然很陌生。梁锡江的著作《神秘与虚无》可谓填补了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界的一大缺憾，实在可歌可贺。

布洛赫被称为德语文学中反资产阶级传统价值的文化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一切价值和人性崩溃的时代，现有的一切价值体系都值得怀疑，对自己生存其中的现存秩序持否定态度。这位“理性主义式的非理性者”^① 主张一种反唯美主义的、对生存负有责任的价值观，这种思考的出发点就是战前社会的颓废，自然科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在一个失去价值的社会里的生活感受：“我们所经受的，是那些伟大的价值体系走

^① 维克多·兹迈卡施：《艺术与现实》，柏林，1969 年，第 79 页。

向崩溃。也许我们曾经经受过的人性灾难无非就是这样的崩溃了。”^① 布洛赫的实证主义批评针对的是 19 世纪对进步的盲目信念，视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到了它的终点。这种世纪末日的思想锥形构成了《梦游者》三部曲第三部中的哲学附录“价值的崩溃”的主题。布洛赫在这里把浪漫派自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引入到一个憧憬未来的乌托邦构想之中，思考着艺术在一个未来的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他看到艺术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实行人道思想具有一种间接的作用力，并且认为小说是最理想的艺术形式。

基于这种思想，布洛赫一生大都致力于小说创作。《梦游者》三部曲是其艺术最初的尝试，也是成名作。小说中历史断代式的描写，使得“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实际主义”表现为一个在政治和社会变化中相互关联的持续过程。一切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走向崩溃，人的行为趋于无意识和毁灭。尤其是第三部中题为“价值的崩溃”一节为整个表现增添了启人深思的哲学议论。布洛赫在他所推崇的作家乔伊斯、德布林和穆齐尔的小说创作中看到了这种创造性的可能。

历史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1945）是布洛赫小说创作的高潮。托马斯·曼曾经这样说过：“布洛赫的维吉尔小说是迄今人们运用小说这个灵活的手段所进行的最独特和最透彻的尝试。”^②

这部小说描写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临终前十八个小时对自己的一生和艺术与其价值、美与其意义的反思。布洛赫独辟蹊径，大胆地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自始自终地表现了一

^① 赫尔曼·布洛赫：《箴言》，法兰克福，1991 年，第 64 页。

^② 转引自：曼弗雷德·杜查克：《赫尔曼·布洛赫——文学与认识》，斯图加特，1978 年，第 89 页。

个濒临死亡的人无边无尽的内心独白。整篇小说不分章节，也没有什么情节可言，“每个段落构成的是最小的句法单位”，“一个句子——一个意念”，一切表现都服务于一个个“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内心事件”。^①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中，梦境与幻景、回忆与反思融为一体，时空倒置，意识和下意识交替，现实、历史和未来相互穿梭，梦境与幻想充满象征的色彩，整个表现渗透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氛围。

《维吉尔之死》表现的主题是维吉尔临终前对艺术价值的内心反思。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地觉得只有对死的认识才能够让人获得形而上的认识。他在这其中看到了人，首先是诗人的根本责任。因此，他十分坚定地拒绝了那种认为艺术作品要服从于自身美学原则的观点。对这位诗人来说，一旦艺术作品仅仅局限于表现美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其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也就是“义务，尘世的义务，助人的义务，唤醒觉悟的义务”。(126) 正因为如此，维吉尔摒弃了自己作为诗人走过的道路，因为他曾经用这样的希望“粉饰了他的诗学创作”，期待“美的力量，诗歌的魅力最终会在语言沉默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并且使诗人在重新建立的人际秩序中上升为传播认识的使者”。(234 - 235) 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和自我认识的最深处，这位诗人的内心出现了转折，他要改过自新，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对他人麻木不仁，疏忽了助人，忘却了对人的爱。因此他要求自己毁掉毕生之作《埃涅阿斯记》。作为梦中之梦，他经历了对于一种新的现实的预先感知。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织中，他感受着解

^① 赫尔曼·布洛赫：《全集》，第4卷，法兰克福，1982年，第488页。以下出自于本卷的引言只在括弧内注明页码。

脱，感受着爱就是发现你的存在：“远远在美的原则之上，远远在艺术家那种只追求同感的原则之上，存在着现实的原则，存在着——柏拉图那神圣的智慧——存在过程中的厄洛斯，存在着心灵的原则……现实就是爱。”（300）于是，显现给维吉尔的助人之爱成了他通往认识和解脱的道路。

布洛赫借维吉尔这个历史人物临终前对艺术价值的内心反思，提出了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表现了作者本人对艺术价值的认识。他希望在今天这个“失去信仰和寻求信仰”以及“一切道德价值解体和寻求新的价值基础的时代里”，这本书能够带来“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道德依托，就像维吉尔那个时代一样”。（459）维吉尔最终幻想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理想王国实际上是布洛赫寻求拯救的归宿：“不真实的东西就是不合逻辑的东西。而这个时代似乎不再可能超越过不合逻辑的，即反逻辑的东西的顶极……幻想的东西成为合乎逻辑的真实，真实却融化为最不合逻辑的幻影。”^①

布洛赫把垂亡的维吉尔的认识过程展现为无边无尽的意识流，其充满象征、情感丰富乃至心醉神迷的章节使整个表现趋于神秘主义。神话般的语言图像、层层递进的长句和抽象与具体事物在修辞上的堆砌使历史描写所暗示的现实显得朦胧晦涩，也为文学批评留下了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这部小说在战后越来越被视为现代小说中可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媲美的杰作。

小说《维吉尔之死》是布洛赫价值崩溃理论和文化批评思想的艺术结晶，但又是一部晦涩难懂的作品。梁锡江的研究著作《神秘与虚无》从价值现象学理论出发，在历史意识与

^① 赫尔曼·布洛赫：《箴言》，第47页。

现实意识的交融中，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独到解读，科学求实地阐释了布洛赫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所表现的价值理念和艺术原则。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优秀著作，因为作者以富有创见的思考模式向我国读者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奥地利现代派经典作家值得认识的图像，难能可贵。笔者在此深切地期待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对奥地利文学的热切关注，将会有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出现，为我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创造更大的辉煌。

韩瑞祥①

2010年11月于北京

① 韩瑞祥，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引 言

这篇论文所要研究的作家是在德语文学批评中经常与罗伯特·穆齐尔和弗兰茨·卡夫卡相提并论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赫尔曼·布洛赫 (Hermann Broch)。赫尔曼·布洛赫 (1886—1951) 是活跃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写作手法深受乔伊斯、霍夫曼斯泰尔和里尔克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就是 1945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Tod des Vergil)，小说描写了这位罗马诗人临终前 18 小时的内心活动。当这部小说第一次用德文和英文出版的时候，就有人拿它的实验性同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相比较，认为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堪与《尤利西斯》相媲美的经典之作。而本文正是尝试对布洛赫后期这部号称最重要、最复杂、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进行阐释。

文学文本的阐释并不是要固守历史的事实性，把文本中的精神还原为历史事实，而是要寻访文本中所蕴含着的对现世个体生命的意义，个体通过精神的这种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确立自身在历史中的生存意义。意义追寻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而这也正是人文科学的基本特点，即只关涉事实意义，不关涉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阐释就是要探寻文本中的现时意义。但是这一现时

意义决不是对于个人而言的意义，这一意义应该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这里所谓的“客观性”，乃是诉诸于人的价值意向的客观性。人文科学所获得的客观性不关涉经验事实，而是人的灵魂定向，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所谓“客观”在此意味着，“意义真实必须能向每一颗心灵开启，满足每一个人对价值意义的内在意向，依靠其全部真实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使人在内心中切实感到它的亲切和确定。”^① 价值真实应该具有普遍共享的性质，并不依随个人的意愿而随意变换。真实的价值意义应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富有价值，都有意义。而其所获得的客观性简言之就是能够面向每一颗心灵的绝对的价值真实。而在探寻绝对的价值真实方面，最佳的方法莫过于通过价值现象学进行意义追问。

作为方法论，现象学的方法本身具有本质直观的特点：“现象学处于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是非常深刻的主张，它们深刻感受到世界的变化不定，难于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把握，这正与形而上学相对；现象学则认为在变化的现象中能够把握到本质。”^② 现象学要求在现象中把握本质，即是说“现象”要先于“本质”，或者可以说“本质”是其“现象”所塑造的。从价值现象学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追问能够面向每一个心灵的绝对价值真实时，我们不能去统计分析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然后确定其共同的心理认知特征。相反，价值现象学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到的只能是人类浅层经验的结果，不能说明人类心灵更深处的问题。价值现象学认为，所谓“主观”与“客观”并不

①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2001年版，第18页。

②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2003年版，第21页。

存在对立，个体的“主观”经历经过现象学还原就可以化约为普遍原则。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深入分析某一文本的精神意向，而直接把握到普遍绝对的价值真实。所以，用价值现象学的方法解释文本，就意味着去追问历史文本当中所包含的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和价值。

问题是：谁来承担这追问？同样只能是个体的思想者。人的价值意向的普遍客观性、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价值现象学的这个基本要素使得个体通过文本追问普遍有效价值与精神意义成为可能。虽然文本的真实意义只能在个体的精神与价值意向中浮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其历史主观性展开精神追问。恰恰相反，价值现象学追问的价值意义乃是普遍有效的。而这种绝对的价值真实绝不会是经验形态的东西，只能是超验形态的真实。如果价值真实来自经验现实和历史文化形态，就根本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了。

基于这一前提，个体必须突破历史文化形态造成的事实性，而应当关注终极价值问题。对终极价值的信念，基于对任何时候都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的命运亦即这个世界中我与我的同类的命运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才是个体通过文本所要追问的终极问题。个体完全有权利追问：历史中的思想价值传统是否能够解答现时生命所提出的问题，是否能使现实历史中的个体生命借此找到真实的安身立命的根据。询问历史中的精神文本，询问另一种形态的精神，意味着要求它对现时历史负责，要求它对精神困境给出确实可靠的解答。正是凭借着个体的这种权利，笔者不得不询问：诗人维吉尔为什么要焚毁《埃涅阿斯纪》的手稿？维吉尔在死亡体验中得到了什么样的

启示与认识？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也因此将最终演变成一场通过价值现象学追问绝对价值真实的对话。

本篇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布洛赫在时代中的定位”，即主要探讨在其所在时代，布洛赫与世界的关系。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布洛赫也不例外。布洛赫的一生反映的乃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史，现代虚无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整个欧洲文化都陷入困境之中，这是一个绝对真实与终极价值遭受质疑的“价值崩溃”的时代。布洛赫自己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这里讲述的是一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恰好与我同龄，这个问题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自传。这个问题就是绝对的丧失的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在相对主义那里，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伦理，简单地说，那就是作为问题与现象出现的那个巨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KW10/2, 195）简言之，布洛赫的一生即是不断追求绝对的价值真实的一生，是坚决反对虚无主义的一生，本章中对布洛赫生平和作品的介绍就是要将布洛赫所遭遇的时代问题加以还原。另外考虑到，在小说家布洛赫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目前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或哲学随笔都没有得到过译介，只有零星的言论现诸于世，或者只在相关的文学史及工具书中稍有提及。而本文则是国内第一篇以布洛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所以笔者在第一章当中特意增加了有关作家生平的叙述，希望能够弥补一些缺憾。

鉴于布洛赫是一位象牙塔作家（poeta doctus）的事实，对于布洛赫作品的阐释很难绕过布洛赫本人的哲学思想。所以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对布洛赫的思想（哲学与美学）进行意

向性考察，探究作家的精神意向的基本结构，重点集中在布洛赫的价值与价值崩溃理论（包括死亡问题），以及布洛赫在哲学与美学理论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性倾向。正是借助于布洛赫思想的意向性考察，笔者才在第二章中将布洛赫定义为“救赎诗人”。

论文的第二章围绕“维吉尔为何焚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展开，提出书中的时代乃是我们的时代的譬喻，而我们的时代乃是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本文从历史和现象学神学（海德格尔）的角度对虚无主义的成因进行了认定。在这个世界黑夜与贫困时代里，诗人和艺术的角色变得面目可疑。本文借助于现象学神学（海德格尔、舍勒）的观点对维吉尔如何由一名审美诗人转变为救赎诗人进行了阐释，并且提出，维吉尔焚毁书稿的意图乃是其在虚无时代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的必然结果。

布洛赫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诗人维吉尔在虚无时代的自身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布洛赫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来给出一个克服虚无主义的答案：成为了救赎诗人的维吉尔通过重新坚守神圣价值的信念来遏制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论文第三章所要阐释的内容。维吉尔所找到的神圣价值的信念就是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布洛赫认为，这个时代的罪就在于人们对于上帝以及他人的痛苦变得无动于衷。这种虚无主义表现背后所潜藏的就是自我与世界（包括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隔阂与分离。而消除这种隔阂与分离的解决办法就是基督教神秘主义。

因为时代的贫困，终有一死的人连自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死亡带给现代人的是无限的焦虑与恐惧。而在《维吉尔之死》当中，布洛赫就小说的主题、即死亡这一人的